

你在上海的助手

速 成  
易 学  
实 用

自学

阮恒辉 编著

●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话



## 前 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地域和社会群体的封闭性,使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交流得到加强。许多人走南闯北,寻求个人施展才能的各种机会。这促使普通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现在方言区的青少年,一般都能说一口较好的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比起他们上一辈的不知要高出多少。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还要编写这么一本《自学上海话》呢?

我们当然要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方言是不会很快退出交际领域的。方言将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继续发挥作用。方言的使用使人们长期保持地域文化的许多特征。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各地亚文化的不断互动、交流、融合,对民族文化的不断丰富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方言容易引发人们的地域情结,而共同的地域文化情结又容易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认同感和亲和感,因此人们会重视“乡音”和“家乡情”。一个人到某地工作和生活,如果会说当地话,就会很快交到当地朋友,开展工作时也会感到比较顺畅。因此,不少来上海工作的人,不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希望自己会说一些上海话。《自学上海话》这本书,正是为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而编

写的。

为什么要用“自学”这两个字呢？

用“自学”两字，是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无师自通”，这样似乎可以使学习效率提高一些，又使学习成本降低一些。在看了本书的“发音方法”说明以后，懂汉语拼音的，可以利用拼音符号去认识上海字音，发出正确一些的上海音；不懂拼音符号的，则可利用汉字的直接注音（用普通话音来读）去认识上海字音，发出近似的上海音。

2

上海自近代以来原本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都市。一百多年间，各省籍的人陆续汇集到了这里，例如杨浦区，祖籍就是上海本地的不足10%，90%以上的居民上两代都来自江苏、浙江、广东或山东等地，因此上海的文化是一种兼容性的文化。各地方言对上海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上海话内部形成了一些籍贯群体性的差异。多少年来，上海话中一直存在着苏北腔、广东腔、山东腔等等的上海话。但是不管什么“腔”，大家都在“上海话”这一点上联结了起来。所以在学习的初、中期阶段，你即便发出的只是近似音，带有其他方音的“腔”，也不影响那种“亲和感”的产生。

当然，我们希望你在学习时，常常去与上海人的发音进行比较，不断纠正自己的发音，使自己的发音较快地向上海音靠拢。

因时间较紧迫，手头工作又比较多，所以本书不妥之处一定不少，欢迎读者诸君指正。

阮恒辉

于2000年6月8日

## 目 录

第一部分 怎样自学上海话	1
一、怎样发上海音	1
(一) 上海话音系	2
(二) 发音要点	6
二、上海话的句式	11
(一) 语序	11
(二) 是非问格式	11
三、上海话词语	12
第二部分 上海话语句	15
一、问候	15
二、介绍	21
三、访友	26
四、问事	33
五、食事	43
六、购物	54
七、请求	63
八、疾病	71
九、起居	78

(一) 学习 .....	78
(二) 储蓄 .....	84
(三) 理发 .....	88
(四) 卫生 .....	92
(五) 人情 .....	98
十、休闲 .....	102
(一) 观剧 .....	102
(二) 闲逛 .....	108
(三) 锻炼 .....	113
(四) 旅游 .....	116

## 附 上海话词语 .....

### 一、名词 .....

- |                |             |             |
|----------------|-------------|-------------|
| 1. 天文(123)     | 2. 地理(124)  | 3. 时间(126)  |
| 4. 动物、植物(127)  | 5. 工农业(132) | 6. 服饰(133)  |
| 7. 食品(135)     | 8. 器具(136)  | 9. 建筑(139)  |
| 10. 身体、疾病(140) | 11. 商贸(142) | 12. 交通(143) |
| 13. 文化(144)    | 14. 教育(147) | 15. 职业(148) |
| 16. 称谓、交往(151) |             |             |

### 二、动词 .....

### 三、形容词 .....

### 四、副词 .....

### 五、代词 .....

### 六、数、量词 .....

### 七、介词 .....

### 八、连词 .....

### 九、助词 .....

### 十、语气词 .....

### 十一、感叹词 .....

## 第一部分 怎样自学上海话

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具有地域性与群体性特征。人们喜欢说方言,这是因为方言容易引发人们的地域情结,所谓“同乡遇同乡,两眼泪汪汪”,方言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感。虽说你和他本非同乡,但只要你说起了他的家乡话,他就会对你产生“同乡情”。因此,到方言区工作的人,除了说普通话外,如果也能说当地方言,便特别容易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会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 一、怎样发上海音

汉语有许多方言。方言间在语音、词语、语法方面都有差异。但是在语音方面差异最大,因此要学说一种方言,首先要过的就是语音关。

我们这里介绍的上海话,是指市区的上海话。市区上海话也有内部差异,中老年人的读音与青少年的读音就不完全相同。我们介绍的是青少年的读音。

## (一) 上海话音系

为印刷和使用方便,本书设计了一套上海话音系的标音符号,它是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设计的。例如 b (波),也就是普通话里的 b, p (坡)也就是普通话里的 p。但 ḅ (b 加一点)则是表示 b 的浊辅音 (b 的浊化),普通话里没有这个音。

2 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每个标音符号的发音,我们在每个符号后面标注了国际音标。例如 b[p],其中 [p] 就是国际音标。在国际音标中 b 用 [p] 表示, p 用 [p'] 表示。“'”表示送气符号,因为普通话中, b 是不送气音, p 是送气音,所以 p 用国际音标表示时,要用一个“'”。

你懂国际音标的,可以利用国际音标搞清楚每个标音符号所确切代表的音;你不懂国际音标的,可以利用汉语拼音的方法来念每个标音符号,但是符号底下有“·”的音,是浊辅音,普通话里没有,你就要去请教一下会发浊辅音的人,学会发浊辅音。

如果你一时还没掌握汉语拼音方案,那么可利用标音符号后的第一个汉字,如: b[p] 拨波,“拨”这个字的声母就是 b[p]。

(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声母,什么是韵母。汉语中,一个汉字基本上就是一个音节。汉语的音节是由声母与韵母拼合而成的。声母由辅音充当,有时声母部分没有辅音,就称为零声母。如“波”,普通话念 bō,其中 b 是声母,ō 是韵母;“衣”,普通话念 yī,前面没有辅音,是零声母字,韵母就是 i)。

下面音系中的标示格式,先作一个说明:

① b[p]拨波，“拨、波”是声母 b[p]的代表例字，表明“拨”、“波”的声母是 b[p]。当然是指上海话。

② -i[i<sub>1</sub>]资、知、朱，表明“资”、“知”、“朱”三个例字的韵母都是 -i[i<sub>1</sub>]。-i[i<sub>1</sub>]音怎么发呢？用普通话发“资”、“雌”、“斯”三个字中的任意一个字，把音延长，延长的部分就是 -i[i<sub>1</sub>]。

(1) 声母

b[p]拨波	p[p']泼坡	b[b]勃步	m[m]没母
f[f]法夫	v[v]佛扶	d[t]得多	t[t']塔拖
d[d]特度	n[n]纳尼	l[l]勒路	z[ts]资知
c[ts']疵痴	s[s]斯诗	s[z]寺事	j[tɕ]基积
q[tɕ]欺凄	j[ɕ]其极	x[ɕ]希西	x[z]席钱
g[k]割加	k[k]客掐	g[g]轧搞	ŋ[ŋ]额我
h[h]喝好	o[ʔ]矮乌约	o[ɦ]鞋雨页	

(2) 韵母

i(yi)[i]衣烟	-i[i <sub>1</sub> ]资知朱	u[u]乌窝	ü[y]迂冤
a[A]啊太鞋	ia[ia]亚夜	ua[ua]娃怪	
o[o]喔茶花蛇			
ê[ɛ]暖单台雷罪者	iê[iɛ]也	uê[ue]弯威	
oü[ø]安端最			
ô[ɔ]噢包高	iô[iɔ]腰条焦		
eu[ɤ/ɤu]欧斗构	ieu[iɤ/iɤu]优流休		
ang[ã]肮打张庚	iang[iã]央凉	uang[uã]汪横	
en[ən]恩争	in[in]因英	uen[uən]温困	
ong[ɔŋ]翁风中	iong[iɔŋ]雍荣运		
ak[ɐʔ]鸭合袜墨	uak[uɐʔ]挖括骨		
iek[iɪʔ]噎药雪			



ok[oʔ]恶角叔

er[ər]而儿尔

iok[ioʔ]郁浴局越血

m[m]唔姆 n[n]五鱼午

上海话中有些字的读音有话音(白读)与书面音(文读)之分。如“加”白读为 ga, 文读为 jia。上列例字中底下有“一”短横者, 取其白读音; 底下有“二”者, 取其文读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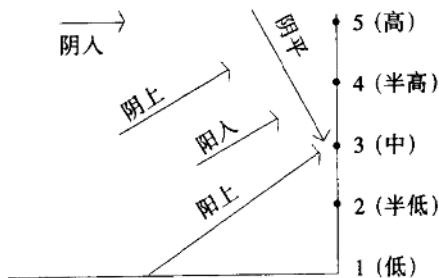
### (3) 声调

市区上海话有五个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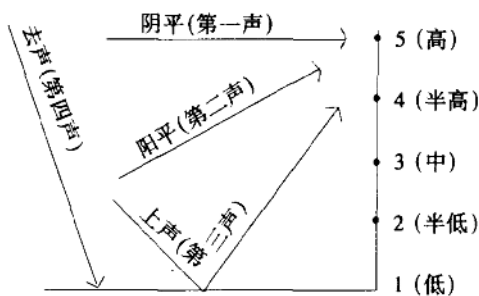
声调类别	声调调值(实际发音)	例字
阴平	˩ <sub>53</sub>	高天江飞啊
阴上	˨˨ <sub>34</sub>	走好懂太矮
阳上	˨˨ <sub>13</sub>	来同有外鞋
阴入	˩ <sub>5</sub>	各迫笔决压
阳入	˨ <sub>23</sub> (或 ˨ <sub>12</sub> )	白木学浊合

例字可作为每一个调类的代表。尤其是“啊、矮、鞋、压、合”几个字, 分别代表阴平、阴上、阳上、阴入、阳入”的实际发音。普通话四声可以用四个“啊”代表: ā、á、ǎ、à, 并以这四个“啊”作标准来衡量其他字的声调。上海话则可用这五个字: “啊”a<sup>53</sup>[A ˩<sub>53</sub>]、 “矮”a<sup>34</sup>[A ˨˨<sub>34</sub>]、 “鞋”a<sup>13</sup>[ɦA<sup>13</sup>]、 “压”ak<sup>5</sup>[ɐʔ<sup>5</sup>]、 “合”ak<sup>23</sup>[ɦɐʔ<sup>23</sup>]。

上海话声调的调值可以用“五度坐标法”表示:



“五度坐标法”是先画一条竖线，然后从下到上分为四格五点，用五点表示“低、半低、中、半高、高”。例如普通话四声：



普通话第一声(阴平)是高平调,其调值是 55(从高到高的高平调),第二声(阳平)是高升调,调值是 33,以此类推,上声是 214,去声是 51。

前面上海话的“五度坐标法”中,阴平是 53,例如“高” $g\dot{o}^{53}$  [ $k\dot{o}^{53}$ ],念的时候念成高降调就行了。以此类推,阴上是 34,阳上是 13,阴入是 5,阳入是 23。

什么叫入声呢?入声的发音有一个特点,就是韵尾部分有一个不发声的塞音把前面的元音“锁”住,因此入声韵都比较短促。例如广州话“鸭”字的发音是  $ab$ (或  $ngab$ )(调值是 33),这  $a$  后的  $b$  就是一个摆架势而不发声的塞音,称为“唯闭塞音”。 $b$  是双唇音,所以发音时先发  $a$ ,然后把双唇合拢,闭住,这样就把  $a$  锁住了, $a$  便显得很短促。广州话的入声尾除了  $b$  外,还有  $d$ (例如“压”:  $ad$ )和  $g$ (如“竹”:  $zug$ )。但上海话入声尾只有一个:  $[ʔ]$ 。 $[ʔ]$  是喉部的塞音,所以上海话的入声都“锁”在喉部,不像广州话那样分别“锁”在双唇、舌尖中和舌根部位。

#### (4) 连读变调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相连时,声调会发生变化。例如普通话中两个上声(第三声)连在一起时,前一个上声字会变成类似阳平。上海话的连读变调比较复杂,其规律是:第一个音节定调,后面的音节就失去原调,与第一个音节共用连读调。下面是上海话(市区)连读变调表:

变调 第一音节	音节数	两音节 (两字)	三音节 (三字)	四音节 (四字)	五音节 (五字)
阴平	53	55 21	55 33 31	55 33 33 31	55 33 33 33 31
阴上	34	33 44	33 55 31	33 55 33 31	33 55 33 33 31
阳上	13	22 44	22 55 31	22 55 33 31	22 55 33 33 31
阴入	5	<u>33</u> 44	<u>33</u> 55 31	<u>33</u> 55 33 31	<u>33</u> 55 33 33 31
阳入	<u>23/12</u>	<u>11</u> <u>23</u>	<u>11</u> 22 23	A <u>11</u> 22 22 23 B <u>22</u> 55 33 31	<u>22</u> 55 33 33 31

例如:“地方”di<sup>13-22</sup> fang<sup>53-44</sup>,“地”di<sup>13</sup>,调值原来是13,但连读变调后变成了22(13-22);“方”fang<sup>53</sup>,调值原来是53,变调后变成44(53-44)。又如“收音机”三个字音都是阴平,原来调值都是53,连读变调为:seu<sup>53-55</sup> in<sup>53-33</sup> ji<sup>53-31</sup>。其余类推。

#### (二) 发音要点

(1) 上海话中 in 与 ing 不分, en 与 eng 不分。中老年发音为 ing、eng,青少年多发音为 in、en。

(2) 上海话中有一套浊辅音声母,它们是: b[b]、d[d]、g[g]、v[v]、s[s]、z[z]、x[x]、o[o]等。

本书设计的标音符号中,凡表示浊辅音的字母,除了v[v]与o[ɦ]外,底下都加一黑点,表示浊化。

o[ɦ]是喉部的浊擦音,本书不另设字母表示,读者只要看到音节(字音)本调调值是13或23的,该音节的声母便是浊辅音。n[n]与m[m]、ŋ[ŋ]也是浊辅音,但是在有些字音中,n、m则清化了。如“拿”读nê<sup>53</sup>或no<sup>53</sup>,则是阴平;“咪”读mi<sup>53</sup>,也是阴平,这时的n、m是清辅音。因为可以凭调值来区别,所以本书不另外设计区别性符号。

有浊辅音声母系统是吴方言的重要特征。其他方言中没有那么多的浊辅音声母,所以许多人不习惯发浊辅音。在学说上海话时,他们应当注意学会浊辅音的发音。发清辅音时,声带不颤动,靠气流冲出或摩擦口腔的某个部位发出声音;而发浊辅音时,声带是同时颤动的,所以发出的音比清辅音低沉而明显。

(3) 上海话声调有阴入、阳入两个人声。北方方言区的各地方言大多没有人声,那些地方的人没有人声的发音习惯,不会发入声。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入声韵的构成特征与发音方法,不会发入声的人在学上海话时,首先应了解入声韵的特征,并请上海人帮着学会实际发音。

(4) 学会发ô[ɔ]、eu[ɤ或ɤw]及ou[ø]三个元音。

ô[ɔ]的发音:普通话中的o[o]和上海话中的ô[ɔ]都是舌面后的圆唇元音,[ɔ]的开口度比[o]的大一些,所以可先发[o],舌位不动,把口略张大一些,但要保持圆唇形,就可以发出ô[ɔ]来。

eu[ɤ或ɤw]的发音:[ɤ]与[o]的发音部位相同,但是[ɤ]是不圆唇元音,所以可先发[o],舌位与开口度大小

不变,把嘴形拉开,变为不圆唇形,就是[ɻ];[ɯ]与[u] (乌)同部位,[u]圆唇,[ɯ]不圆唇,所以先发[u],舌位与开口度不变,把嘴形拉开,变为不圆唇形,就是[ɯ]。

ou[ø]的发音:[ø]与普通话中ei[ei]韵母中的e[e]发音部位相同,区别是[e]不圆唇,[ø]圆唇,所以可先发[e],舌位与开口度大小不变,然后把嘴形收拢,形成圆形,就变成[ø]。

(5) ê,在汉语拼音方案中代表[ɛ]。如拼音字母B、C、D的字母名称分别读为bê[pɛ]、cê[ts'ɛ]、dê[tɛ]。本书用ê代表上海话中的[ɛ̃]。[ɛ̃]的开口度比[ɛ]略小,所以可以先发[ɛ],然后把舌位与开口度稍稍提升一点儿(即舌位抬高一点儿,开口度缩小一点儿)就可发出[ɛ̃]来。如果一时纠正不了,只会发[ɛ],让[ɛ]进入上海话,也可以,因为在上海话里,[ɛ̃]、[ɛ]是属于一个音位的,把[ɛ̃]发成[ɛ]不会引起字义变化。

(6) 上海话的零声母字发出音前基本上都有一个喉部瞬间紧张的过程,这是因为零声母字的元音前往往会有喉塞音[ʔ]作瞬间的过渡(大约只有“阿姨”或孩子呼叫的“阿婆”这两个词中的“阿”字,在发音时没有喉部紧张过程)。如“音”,实际发音为[ʔin<sup>53</sup>或ʔiŋ<sup>53</sup>],in或ing前有一个[ʔ]。为了方便学习,本书不把元音前的[ʔ]标出,因为有无紧张过程,基本上不影响字音的识别,更不影响字义的辨别。

(7)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上海话语句。每句除了用拼音符号标音外,还用汉字进行直音注音。请注意,这些汉字要用普通话来读。如:

一	般	肥	皂	碱	性	忒	重。
iek <sup>5</sup>	bé <sup>53</sup>	bi <sup>13</sup>	sō <sup>13</sup>	gē <sup>34</sup>	xin <sup>34</sup>	tak <sup>5</sup>	song <sup>13</sup>
噎	拨 <sub>·</sub> 暖	比 <sub>·</sub>	似 <sub>·</sub> 噢	格 <sub>·</sub> 暖	辛	塌	耸

“一”是人声，拼音 iek<sup>5</sup> 的韵尾是-k，同时注音字“噎”底下有一个“·”。“-k”与“·”都是表示人声的。“肥”的声母是b[b]，底下一点“·”表示b是浊辅音，所以注音字“比”字底下也有一个黑点“·”。“般”的汉字注音格式为“拨<sub>·</sub>暖”，这是表示用“拨”的声母b与“暖”的韵母ê[ɛ]相拼，可以读出“般”的字音。

请注意，前面说过，本调调值是13或23的，字音的声母便是浊辅音。也就是说，13的是阳上调，23的是阳入调。23底下为什么要有一条小短横呢？因为人声短促，假如13算是两个节拍的话，那么23便是一个节拍，2与3各为半个节拍，这样23就显得短促了。阴入只标一个5，不标成55，如“一”iek<sup>5</sup>，也是表示只有一个节拍，比较短促。

(8) 同一个字，为什么往往用不同的汉字注音呢？这是因为同一个字在不同场合经连读变调后，会发生调值变化。例如“夜”字，字音为 ia<sup>13</sup>[fiA<sup>13</sup>]，“夜里”则变为 ia<sup>22</sup>li<sup>13-44</sup>，“半夜”又变为 boü<sup>34-33</sup>[pø<sup>34-33</sup>]ia<sup>44</sup>。“夜里”的“夜”，音近普通话的“雅”，而“半夜”的“夜”，又音近于普通话的“鸦”了。本书在用汉字注音时，尽可能考虑到上海话的声调连读变调，使注音的汉字的声调读音尽量靠近上海话的变调调值或变调趋势。例如本书中“酒”字的注音字：

酒	量	啤	酒	葡	萄	酒
jieu <sup>34</sup>	liang <sup>13</sup>	bi <sup>13</sup>	jieu <sup>34</sup>	bu <sup>13</sup>	dô <sup>13</sup>	jieu <sup>34</sup>
酒	凉	比	究	补	德	噢救

“酒”原调是 34, 在“酒量”中为 33; 在“啤酒”中为 44; 在“葡萄酒”中为 31。“酒”在普通话中的调值是 214, 在“酒量”一词中, “量”由 13 变为 44, 这样, 用普通话的“酒”去注上海话的“酒”音, 就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调值趋向, 比较接近上海话中“酒量”的调值变化; “啤酒”中的“酒”变为 44, 是个半高的平直调, 而“究”在普通话中的调值是 55, 是个高的平直调, 用“究”注音, 比较接近“平直”的特征; “葡萄酒”中的“酒”, 调值是 31, 是个降调, 所以用在普通话里属于降调的“救”(调值是 51)来注音。

当然, 要做到一一对应是不可能的, 本书只是在尽可能地利用类似的机会。用普通话汉字读音来注上海字音, 是不可能注出准确的上海字音的, 只能注出近似音。但是, 在上海, 近百年来始终存在着苏北腔、广东腔、山东腔的上海话。这些上海话的字音相对于本地上海话字音而言, 也是近似音。例如苏北人不会发“安”ou[ə]这个音, 于是便用苏北话中的[uai](威)或[o](喔)来替代[ə], 在说上海话时, 往往把“看”kou[kə]念成 kuei[k'uai]或 ko[k'o] (“魁”或“苦”)。我想, 我们应当认为这类上海话也是一种上海话, 是具有籍贯群体性差异的一种上海话。这种差异正好体现了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城市的文化兼容性特征。而且事实上这种差异始终没有妨碍过上海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之间的相互认同性与亲和性。

## 二、上海话的句式

上海话有些句子的结构方式,跟普通话的不完全相同。

### (一) 语序

- 普通话: 快到了      快好了      快熟了  
上海话: 到快勒      好快勒      熟快勒  
普通话: 快要站起来了  
上海话: 要立起来快勒
- 普通话: 看不太清楚  
上海话: 看勿大清爽      看大勿清爽  
普通话: 不太会做  
上海话: 勿大会做      做勿大来      做大勿来
- 普通话: 给他一本书  
上海话: 拨伊本书      拨本书伊
- 普通话: 打不过他  
上海话: 打勿过伊      打伊不过

### (二) 是非问格式

普通话: A 吗?    A 不?    A 不 A?  
          是吗?    是不?    是不是?  
          去吗?    去不?    去不去?  
上海话: A 哦?    A 勿啦?    A 勿 A?    阿 A?  
          是哦?    是勿啦?    是勿是?    阿是?

在上海市区,现在仍普遍使用的“阿 A”格式只剩下



“阿是”，至于“阿吃”等“阿 + 动词或形容词”的格式，只在市郊中老年中使用了。

### 三、上海话词语

同其他方言一样，上海话有自己的方言词语，包括方言流行语。有些词语现在只存在语音形式，它们的文字形式还无法确知，因此只能借用同音字记录。下面例举一些常用词语：

橛 uak<sup>23</sup> [ɦuɔʔ<sup>23</sup>] 核儿

落苏 lok<sup>23-11</sup> su<sup>53-23</sup> [loʔ<sup>23-11</sup> su<sup>53-23</sup>] 茄子

老虫 lô<sup>13-22</sup> song<sup>13-44</sup> [lo<sup>13-22</sup> zoŋ<sup>13-44</sup>] 老鼠

鏊 pē<sup>34</sup> [p'ɛ<sup>34</sup>] 提手，把儿

饭棍 vē<sup>13-22</sup> si<sup>13-44</sup> [vɛ<sup>13-22</sup> zɿ<sup>13-44</sup>] 锅巴

壁角落 biek<sup>5-3</sup> gok<sup>5</sup> lok<sup>23-31</sup> [piɿ<sup>5-3</sup> koʔ<sup>5</sup> loʔ<sup>23-31</sup>] 墙角落

娘姨 niang<sup>13-22</sup> yi<sup>13-44</sup> [niã<sup>13-22</sup> fi<sup>13-44</sup>] 女佣，保姆

戆大 gang<sup>13-22</sup> du<sup>13-44</sup> [gã<sup>13-22</sup> du<sup>13-44</sup>] 傻瓜

洋盘 iang<sup>13-22</sup> bou<sup>13-44</sup> [hiã<sup>13-22</sup> bœ<sup>13-44</sup>] 外行

屁照镜 pi<sup>34-33</sup> zō<sup>34-55</sup> jin<sup>34-31</sup> [p'i<sup>34-33</sup> tso<sup>34-55</sup> tɛin<sup>34-31</sup>] 空

屁，什么都没有

碰哭精 bang<sup>13-22</sup> kok<sup>5</sup> jin<sup>53-31</sup> [bã<sup>13-22</sup> k'oʔ<sup>5</sup> tɛin<sup>53-31</sup>] 动辄

会哭者(贬语)

连裆模子 li<sup>13-22</sup> dang<sup>53-55</sup> mu<sup>13-33</sup> zi<sup>34-31</sup> [li<sup>13-22</sup> tã<sup>53-55</sup>

mu<sup>13-33</sup> tsɿ<sup>34-31</sup>] 同伙

饭泡粥 vē<sup>13-22</sup> pō<sup>34-55</sup> zok<sup>5-31</sup> [vɛ<sup>13-22</sup> p'o<sup>34-55</sup> tsoʔ<sup>5-31</sup>] 贬